

傳記類叢書
3



何茲全・趙儷生◎等著

我國歷史文獻的浩瀚豐富，
在世界各國文化發展史上是罕有其匹的。
歷代史家憑著他們對史學事業的執著，
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
本書為您介紹六十位史家的一生與其著作，
希望能反映中國史學的一隅。



中國古代史學人物

上



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上）

何茲金等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何茲全，趙儷生等著。——初
版。——臺北市：萬卷樓發行：三民總經銷，
民78
冊；公分。——（傳記類叢書；3）
ISBN 957-739-101-X（平裝）

1.中國—史學—傳記

601.98

83001678

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上）

著者：何茲全等
發行人：葉曉珍
總編輯：許鈔輝
責任編輯：溫美凌
發行所：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67號14樓之1
 電話(02)3216565·3952992
 FAX(02)3944113
 劃撥帳號15624015
總經銷：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訂書專線(02)5006600（代表號）
 FAX(02)5164000·5084000
承印廠商：晟齊實業有限公司
定價：200元
出版日期：民國78年12月初版
 民國83年8月初版二刷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伍陸伍伍號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本書由中華書局授權出版 翻印必究◎

ISBN 957-739-101-X

出版說明

在我國璀璨的文化洪流中，經、史、子、集是最主要的四大支流，其中，史籍的分量更是不可忽視。浩瀚精深的二十五史，綿延五千年不斷，博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藝術等，其完備非其他民族所能媲美。

劉知幾曾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所謂「才」，是指選擇鑑別、組織史料的能力；「學」，指能夠掌握豐富史料及編寫史書的知識；而「識」，則指歷史觀點、見解，以及敢於仗義直書的高尚品德。史學家不但需要掌握完備、周詳的資料，還須依照體例，將零碎資料編寫成冊，刪減煩瑣、補充缺漏，下筆又要流暢生動，避免艱澀之憾。其間，建立歷史觀點、直書其事而不偏頗，更要有超然的立場和勇於面對權貴的毅力。所以文學家易得，史學家難求，非有堅定的信念，不能完成歷史的使命。

本套書上、下兩冊共介紹六十位史學家，他們雖擁有不同的思想體系和治學理念，但對史學事業的崇高理想則一，我們應該可以從他們的各種際遇裏，找到某些對自己未來道路的啓示吧！

編輯部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

目錄

孔子	我國最早的歷史編纂學家	一
司馬遷	偉大的歷程 偉大的史家	二
班固	斷代爲史的開創者	二
荀悅	撰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	二
陳壽	於隱晦處寫出歷史的真實	三
司馬彪	綜輯逸文 垂諸不朽	三
袁宏	「篤名教」的歷史觀	三
裴松之	一代注史名家	三
范曄	採衆家之書 創一家之作	三
沈約	才堪撰述 學綜文史	三
崔鴻	爲少數民族政權寫史	三
蕭子顯	宗室身分和史家職責的矛盾	三
趙光賢		一
蕭黎		二
安作璋		二
曾慶鑑		二
何茲全		三
許凌雲		三
曾慶鑑		三
高國抗		三
鄒賢俊		三
黃寶權		三
黎虎		三
高國抗		三

- 魏 收 折節讀書 一代史才
姚思廉 繼父志撰就二代史
李百藥 歷盡坎坷路 終爲撰史人
令狐德棻 傑出的史學工作組織者
李延壽 願將史筆寫一統
劉知幾 新的自覺精神的啓迪者
吳 兢 具有董狐精神的史家
杜 佑 典制史的宗匠
薛居正 宋初史學的代表人物
宋 祁 燭光簾影撰史篇
歐陽修 一代文宗 兩部正史
司馬光 鑑前世之興衰 考當今之得失
劉 敞 筆下能當萬人敵
劉 恕 《通鑑》編修的全局副手
范祖禹 聞名當世的「唐鑑公」
鄭 樵 通百家之學 承通史家風
李 燾 《長編》筆硯 日日雲煙濕

陶懋炳

- 瞿林東 三三
瞿林東 一〇三
聶樂和 一〇九
詹 偉 一一七
瞿林東 一二五
李秋媛 一三五
瞿林東 一四五
陳光崇 一五五
聶樂和 一六三
史蘇苑 一七一
陳光崇 一七九
郭良玉 一八七
倉修良 一九五
倉修良 二〇一
王培華 二〇九
吳懷祺 二一七
周征松 三三三

徐夢莘 痛心疾首編青史
本書所載史學家生平、著述一覽表
編後記

周征松 三三一
華曉林編 三三九
二四九

孔子

我國最早的歷史編纂學家

趙光賢

如有人要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找出一個最著名的、而且對後世的影響最長遠的，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盛名的人物，我將毫不遲疑地說，這人一定是孔子。

孔子真是一位極不平凡的人物，他在生時不過是一個知識份子，一個以教書為業的老學究，也沒做過大官。可是在死後，他的名氣可越來越大，一直被封建皇帝封為文宣王，他的嫡系後裔被封為衍聖公，而且「世襲罔替」。不僅在首都，而且在全國每個州縣裡都有孔廟，而且在他的忌日州縣官親自舉行祭禮。不僅如此，他的學說傳布到海外，如朝鮮、日本、越南、新加坡都有很大的影響，歐美的漢學家也都把他看成東方偉大的哲學家，聽說今年美國推選全世界二十位名

人，孔子居首位。這一切都是孔子做夢也夢不到的。

但是孔子也有倒霉的時候，大概從五四運動開始走下坡路，「打倒孔家店」，反對讀經書，於是一切封建禮教的弊害一股腦兒都扣在他的頭上。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很自然的，不足為怪。到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之後，按道理說，用馬克思主義去看歷史人物，應當實事求是，給他一個正確的評價。不料極左思想加上反革命陰謀的陰風刮來，在十年動亂的年代，孔子成了被批判、打倒的對象，一時風靡全國。這也是孔子做夢也夢不到的。所以我說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地位極不平凡的人物，並非言過其實」。

以上算是開場白，下面書歸正傳。

孔子於周靈王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一年）生於魯國（今山東曲阜）的陳邑（一作郕，音鄒P又），死於西元前四七九年，年七十三。他的先世是宋國的公室，後避亂來魯國，於是從貴族的最高階層跌落到最底層，即「士」這個階層。家很窮，曾做過魯國管倉庫和管牛羊的小官。他非常好學，因而在國內以「多聞多識」出名。他公開招收學生講學，不論貧富貴賤，只要送他幾束肉乾做入學禮，就被收下為學生。這在我們今天看來，其是稀鬆平常的事，可是在他那個時候（春秋末期），卻是一件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古代「學在官府」，只有貴族才有讀書的機會，因為他們手裡有權。至於一般勞動人民，因為手裡無權，只好甘當文盲，現在孔子出來廣收學生，教他們讀書，不僅他們能有求學機會，而且慢慢形成一個「士」即知識份子階層。因此戰國時期才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就是「百家爭鳴」。知識份

子這個階層的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巨大影響。這也是孔子這個老學究意料不到的事。

當然我們不能把這一切都歸功於孔子。戰國時期，知識份子和百家爭鳴的出現，主要原因是在此時由於鐵器的普遍使用，牛耕也成爲農業生產的進步技術，還有自然科學，包括農業在內，推動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井田制和村社制的崩潰也起了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這和孔子的大規模講學起了相輔相成的作用。

但是這樣的歷史發展卻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而且不是他所願意看到的。在他的心目中，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這樣一個等級的社會和政治，「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以下都恭敬聽命，沒有「犯上作亂」的，這就是很理想的社會。在他看來，不僅周代是如此，夏商二代基本上也是如此，不過有些「損益」而已。不僅夏商周是如此，周以後也不會有大變化。他決未料到在他去世以後不久到了戰國時代，情況就發生急劇變化，終於冒出來一個專制主義的統一的大帝國。從這方面來說，孔子的確是沒有趕上時代的潮流，這是無可諱言的。有人說孔子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從上述這些看來，這對孔子來說恐怕是「不虞之譽」吧！

由於孔子認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就是「天下無道」，至於像魯國那樣「陪臣執國命」，那簡直是天下大亂了。這把老夫子真氣壞了，他帶著弟子們奔走於齊、衛、陳、蔡之間，希望在當時的諸侯或當權的卿大夫找到一個知音，能行其道，但是由於他的政治主張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到處碰壁，在匡這個地方被匡人包圍，在陳、蔡二國絕糧，弄得沒有飯吃。他慨嘆「吾道不行」，只好帶著學生返回

魯國。打消他的救世主義，專心整理舊文獻，教授生徒，以終餘年。可惜他沒有寫下一部著作，只有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把他和弟子們的問答和他平時的言論、用語錄體寫下一部，名爲《論語》。這部語錄成爲我們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的可信的根據，後人的書裡講孔子的言論行事往往假托孔子發揮他們自己的主張，不能輕信。

孔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如體現在「仁」字上的人生哲學和社會哲學，體現在「德」字上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他又是一位大教育家。他提出了「有教無類」、「先富後教」、「學而優則仕」（意思是不學無術的人不能做官）等等的教育原則，和「學而時習」，因材施教、啟發式教學方法等等都是從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優良的教育傳統，這些東西不僅在當時是創造性的，而且直到今日還是有用的。在這些方面都是大家所熟習的，就不多說了。我想說的是孔子還是一位史學家，是我國最早的歷史編纂學家。這點尚未引起一般孔子研究者的注意。

孔子教了很多學生，他教什麼呢？是只對學生講些空洞大道理嗎？還是通過具體的教材來教呢？從《論語》裡，我們看到他對學生們好像只講空洞大道理，實際上他是通過教學生《詩》、《書》、禮樂這些東西來進行教學的。這些東西都是從前人那裡繼承下來當作教材使用的。他晚年在魯國集中力量把古代相傳下來的文獻加以整理，因此我們應當肯定他在整理古代文獻方面的貢獻。孔子保存了我國古代的文化遺產，使我們今天能夠知道、認識我國古代燦爛的歷史和文化，這正是一個史學家應當作的頭一件事。這是孔子第一件大功勞。

關於孔子整理古文獻，有不少神話式的傳說。據說《詩》原有三千篇之多，《書》（《尚書》）也

有三千多篇，被孔子刪去十分之九或更多，《詩》只留下三百篇（今本《詩經》共三〇五篇，其中五篇有目無詩），《書》只留下百篇（今本《尚書》除僞古文外只有二十八篇，據說這是秦始皇焚書的剩餘），這話是不可信的。我們從古書上可以找到很多逸書，逸詩，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孔子怎會把它們刪掉呢。

《尚書》是流傳到今天的最早史書，它記載了從堯舜到秦穆公的行事和言論，其中《周書》各篇除《洪範》和《金縢》有問題外，其它各篇大都可信為周初的東西，史料價值很高。至於虞夏書都是後世人作的。《商書》的《盤庚》和《微子》雖非當時人的記載，但是周初人的手筆，大致可信。我國從夏、商到周，歷代都有史官，相傳有左史、右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個說法不大可信。夏代史官及其記載，可惜文獻無徵，孔子早已表示慨嘆。殷人「有冊有典」，冊典二字像竹木簡編起來的形狀，也就是史書。卜辭的貞人可能就是殷代的史官；他們不僅管王事的占卜，而且在龜甲上作了記錄。西周的史官有太史、內史，還有一位很有名的史官，名叫史佚，一稱作冊佚（一作逸），作冊也是史官。《尚書》就是各代史官所作的記錄，可惜經秦火和晉永嘉之亂大都散亡，只保留這一點到現在，真是可比鳳毛麟角還可貴了。至於齊梁間出世的古文《尚書》是偽作的，可以不論。

自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司馬遷繼之，說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至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史記·孔子世家》）。後人一致說《春秋》是孔子作的，特別是西漢的公羊家和董仲舒等對《春秋》大加推

崇，說孔子作《春秋》有「微言大義」，每一個字都有褒貶的含義，甚至斷獄都要以《春秋》為根據。兩千年來的儒者把《春秋》捧到不恰當的高度。直到民國建立以後才有有人提出異議，說《春秋》並非孔子所作，這是我國史學史或經學史上一大翻案。這個爭論誰是誰非呢？

我以為今本《春秋》（按三傳的經文有異同，《左傳》的經文比較正確）的底本是魯國的史書，原名就叫《春秋》，（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離婁下》可為證），司馬遷說「因史記作《春秋》」，這史記是史書之意，即指魯國史書《春秋》。孔子用它來教學生，當然有他的「義」（孟子引孔子的話，「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見上引《孟子》），但這不能證明今本《春秋》為孔子所作。我以為孔子教學生，基本上是用魯史舊文，改動的地方不多。怎樣能證明基本上是魯史舊文？一個最明顯的證據就是原書有缺文，如桓公十四年書「夏五」，莊公二十四年書「郭公」，一望可知是有缺文，「夏五」下脫「月」字或下面更有其它記事。「郭公」之下一定有缺文，否則文不成義。又如桓公五年書「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和己丑相隔十六日，一個人不能死兩次，而且相隔十六天，顯然是荒謬的。《左傳》的解釋是「再赴」，《公羊傳》說陳侯鮑以「甲戌之日亡（死），己丑之日死（尸）而得，故以二日卒之也。」《穀梁傳》說：「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這三種說法都是無稽之談。其實這條經文在甲戌與己丑之間明明有缺文，被後人抄寫時連在一起了，陳侯之死在五月己丑，甲戌記的是另一回事，因殘缺無從得知。孔子自己說過「吾猶及史之缺文也」。（《論語·衛靈公》）正指出他見到有缺文的魯史。三傳特別是《公羊》和《穀梁》誤以為

《春秋》為孔子手著，不會有缺文，於是任意胡猜，甚至歪曲經文，如把「郭公」與上文「赤歸於曹」硬拉在一起，說赤大概就是郭公，那麼郭公是誰，說「蓋失地之君也」。這真是廢話。

春秋之初、隱、桓、閔諸公皆被弑而不書弑，只書薨。《公羊傳》解說，「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認為這是《春秋》大義之一。後世讀《春秋》的往往歸咎於孔子，說這是曲筆，這怎能使「亂臣賊子懼」呢？我以為這點又是孔子修《春秋》基本上用魯史舊文的證據。當時魯君已經大權旁落，權臣既然敢於弑君，當然更敢於殺史官，所以史官不敢直書其事。權臣弑史官是有例子的。襄公二十五年經書「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記其事，太史及其二弟因直書「崔杼弑其君」皆被殺。魯太史沒有齊太史這個膽量，所以不敢書魯公被弑，這並不奇怪。孔子修《春秋》只好仍用舊文。《公羊傳》認為《春秋》每一個字都是孔子寫的，都寓褒貶之義，於是妄生避諱之說，後人誤信之，並據以攻擊孔子，真是冤哉！

怎樣知道《公羊傳》所說避諱之說是冤枉了孔子呢？宣公二年經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據傳弑晉靈公的是趙盾之弟趙穿，可是晉太史董狐卻書趙盾弑君。孔子說：「董狐古之良史，書法不隱。」孔子既然以「書法不隱」稱讚董狐^①，就等於間接批評魯太史的失職，怎會有什麼「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謬論，哪叫什麼「大義」？孔子主張「直」的美德，在《論語》裡有很多記載，為了不把這問題搞得太複雜，就不細說了。

那麼《春秋》到底算不算孔子修的呢？應當算。孔子的《春秋》雖說基本上以魯史為底本，但也有所謂筆削之處，例如《史記·孔子世家》所指出「吳楚之君稱王，《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

實召周天子，《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這是很可能的。又《公羊傳》莊公七年經書：「夏四月辛卯夜，彗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說：「不修《春秋》曰：『彗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從這一條來看好像在戰國時期公羊家大師們還看到魯史原文，這恐怕不可能，因為他們如看到魯史原文，那麼與《春秋》對比一下，就會發現缺文的存在，不會產生上述那些謬解了。我以為這條不修《春秋》云云，很可能是自孔子以後儒家師弟子口耳相傳下來的，孔子對這條加以文字改動，很有可能。因為「彗星不及地尺而復」，這話本不可解，改為「星隕如雨」就完全對了，這就是天文學家所說的「流星雨」。由此可見，孔子修《春秋》，對魯史舊文有改動，但不大。至於孟子所說，「亂臣賊子懼」，從現存《春秋》來看，在魯國以外，弑君的記載很多，如隱四年書「衛州吁弑其君完」，桓二年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八年經書「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莊十二年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此類記載甚多，當時各國都有記載，但不發表，臣民不能得見，現在發表出來，對一些「亂臣賊子」是會有影響的。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不錯的。

孔子的歷史編撰學思想，除了主張直筆不隱之外，從《論語》中還可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觀點。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這話表明，孔子對於夏、殷之禮，雖能說一些，但沒有證據，所以不敢說。他重視文獻，因為從文獻中可找到證據。這點很重要，講歷史隨意誇誇其談，卻提不出證

據來，是沒有人相信的。孔子這話是歷史考據學思想的萌芽。

孔子說：「多聞闕疑」（《為政》），這話雖是對人行事說的，對歷史記載亦完全適用。古書或古文字有不認識的字或不懂的史事，孔子主張缺疑，也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強不知以為知，一定會產生錯誤。這也是史家寫史應當注意的事。

孔子對於歷史的看法是這樣，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這話的意思是，歷史的發展，後代對前代的禮制、文教等等，只有因革損益，就是有所繼承，也有所變革，不會有太大的改變。這是由於歷史的侷限性，使他看不到社會前進的方向，因此他的政治主張趨向保守。他也知道歷史有變化，但不是前進的、而是後退的，所以他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他所謂道不外「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德治論。這種德治論陳義甚高，但不免太理想化，單純的德治是不可能治國的。這點說明孔子思想的保守性。

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年），這位七十三歲的教育家、思想家、史學家去世了。關於他的的是是非非，在他身後始終是人們熱烈討論的課題之一，二千多年來至今而不衰。

①關於此事，有人只從表面看問題，說明明是趙盾弑君，怎說是趙盾弑君？這是曲筆，怎說是直筆呢？其實這事不難理解，晉靈公無道，趙盾是執政大臣幾次諫諍。靈公不聽，反而要害他，所以趙盾與靈公矛盾很大，這和趙穿無關。趙穿乘趙盾出國弑了晉靈公，可能是出於趙盾授意，即令不是授意，至少是默許，這點瞞不過董狐，遂直書趙盾弑君，正是直筆而不是曲筆。